

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②

偏執的真相

彭瑞金

——試析陳映真評論

在沒有批評專司的臺灣文藝界，創作家兼營批評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但是要兩刀同樣剔透倒也不是容易的事。陳映真便是不多見的、小說和批評同樣卓越的特殊例子。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陳映真便以相當篤定的小說風格名世，其後大約有十年間的退隱與沉潛，一直等到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才搖身一變，執着

鋒利的批評之筆，改名「許南村」再現。從「試論陳映真」這篇自我的昨日省察開始，兩年間陸續地寫了十幾篇類似文學主張宣告的評論文字，並且集結了過去十年間的評論文章成「知識人的偏執」一書出版。這些種種差不多快要讓大家認定小說家陳映真的文學生命要以批評家許南村取代的當口，陳映真忽然在一九七八年一口氣推出了三篇具有相當震撼力的小說，似乎有意向大家宣稱小說家陳映真和評論家許南村並存的事實。做為一位寫作歷程歷近二十年的優越小說家，忽然板起面孔執批評之筆，我們不難想見之中定有一股不可旁貸的熱切、一股從創作經驗中醒悟的心解。下面的文字便是從這樣的認識基礎出發的。

陳映真就是許南村，有時候心血來潮，他也用陳映真的名字發表評論文字，所以爲了行文的方便起見，下面我們一律用陳映真。

從揚棄出發

陳映真的批評是從對現代感傷主義的揚棄出發的

。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市場流行一項暗盤交易，那就是故作姿態的誇大的現代主義謊言被允許取代剛要萌芽的自覺，而呈現一種不敢面對真實的貧乏和困窘，從詩、繪畫、音樂到小說，無不以現代主義旗幟的陰影去遮避羞慚，由於欠缺相對於西方現代主義發生的時空，嚴格檢討起來，這樣的現代主義流行，只能算是一場病毒。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通過這個時空領域的所有文學種芽很難有天生的抵抗力，要之，只有浸潤的深淺、痊癒的快慢而已。陳映真之輩的作家當然更沒有倖免的自由了。不過對陳映真而言，那只是他思想萌芽期、不致燒壞腦神經的一場熱病而已，這樣熱病只發在他早期的小說創作上。

而後他便以這場熱病出發，批判了現代主義，也做了自我的批判。陳映真認為，在臺灣的現代主義是：「學別人種一些不適合於這個土壤的東西」、「缺乏與它的西方母體之間的臍帶連繫」、「只看見它那末期的、腐敗的、歪扭了的、亞流化的惡影響」、「看不見任何思考底知性底東西」、「總之，我們的現代主義文藝，變成了一種和實際生活、實際問題完全脫了線的把戲。」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陳映真因爲認定

臺灣現代主義文藝由於缺乏客觀的基礎，和落在一羣知性貧弱的人手上把玩，而判定它是虛假的，而毫不容情的管伐，不過有一點要分辨清楚，陳映真討伐的對象只是臺灣的現代主義，而不是現代主義的思潮或內涵。從兩個事實上可以得到證明：第一，直到現在，他本身的創作並沒有拒絕現代主義表現技巧的輸入；第二，他誠摯的主張「現代主義再出發」，並為它開了「回歸到現實上」和建立「知性與思考」的處方。可見他對現代主義仍然保留了某種程度的殷切企盼，正如他反對「對它做無分別的、教條式的攻擊」，而「承認了它一定存在的價值」，分辨文學上的主義，這樣的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便能瞭解為什麼陳映真一方面承認「現代主義」文藝在反映現代人的墮落、背德、懼怖、淫亂、倒錯、虛無、蒼白、荒謬、敗北、凶殺、孤絕、無望、憤怒和煩悶的時候，因為它忠實地反映了這個時代，是無罪的。」，一方面又指責它「不能包容十九世紀的思考的、人道主義的光輝」和「已經史無前例地捨棄了豐富民衆精神生活的文藝任務。」換句話說，即使對待真正的母體上的現代主義

，陳映真也只保留它文學上的描寫價值，而否定它在人道精神上的考驗，因而對於現代主義文藝一直抱着批判的態度，至於討伐以虛假和無知出發的臺灣現代主義自然更是毫不留情了。

我在前面已經暗示過，六〇年代的臺灣現代主義並不是源自文學的理想，而是精神上極不自然的規避。陳映真深一層地指出這是盲目西化的弊害。「西化」已經成為「三十年來臺灣精神生活的焦點」，在「全盤西化」、「照單全收」的高聲急呼中，我們已經不必懷疑今天回省起來非常可笑的、奇怪的撫拾西方文化垃圾的行爲。在當時為什麼會是嚴肅而誠敬的？在這方面，陳映真無意集中礮火在文學藝術的狹小領域中施展，本著「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一定有它做為時代精神的基礎的根源的，社會的和經濟上的因素」的假定，他從三十年來的臺灣社會找到了這個文化走向的主要答案。在美國防止「共產主義在貧窮地區滋長」的政策下，先後通過「美援」和「美國資金、技術、資本、政策和商品」輸入，以及日本資金參加輸入的「二大階段的臺灣經濟，實際上就是美國資本技術和日本資本技術強力影響下的附庸經濟。相對

的，在「文化精神上」也就產生了對「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準此，文學自然也無倖免的理由了。

由於對現代傷感主義的追根，使得陳映真有足夠寬廣的胸懷認識，「在西洋文學中找傳統、模仿西方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從事創作」的臺灣現代主義向「西方『一面倒』」有其不得不的理由，也因為這樣的探索，開啓了他從文學的外延活動來考察文學的批評形態，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如是，對自我的解剖亦如是。

對現代主義的真批判

「試論陳映真」一文可以說是他對現代主義批判的總結。這篇文字由於混入身世的自剖，是目前為止對早期陳映真作品最深刻的剖判。我相信這樣無所避忌的自我評斷的背後，並不是出於闡釋的膚淺動機，而是他捨身解剖台所做的痛切宣告。首先他指責自己落在感傷主義的低氣壓中，「顯得憂悵、感傷、蒼白而且苦悶」，而且保留了「市鎮小知識份子」拘謹的

心態，這正是青春期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慣有的現象，擺脫不了新奇、幻想、反叛和感傷複合交織的怪異。陳映真的自我檢查是在自我破除和殷切期許中完成的，所以他坦然指出自己患有這些時代空氣輻散的社會性格，在他作品中所描述的「市鎮小知識份子」和陳映真對過去的自己常常是二而一的，他說「陳映真世界裏的市鎮小知識份子」、「也許是客觀上並不存在著這樣的人物罷！而其實也是陳映真自己，和一般悶局中的市鎮小知識份子的無氣力的本質，在藝術上的表現。」從這段話，我們可以悟出「試論陳映真」一文真正的旨趣實在是透過對過去自我的檢省映照出一個新興社會的新興階層所做的努力和所面臨的盲點。我們可以感覺出來，這是一篇考慮很多禁忌後仍力圖顯示真實自己的吃力作品，但是透過他對過去的自己，或是說迷霧中患有傷感氣質的「市鎮小知識份子」理性而決絕的棄去，我們深切地感應到陳映真已經從破壞期的揚棄，準備進入新的建設性的期待了。

如果暫時放棄探索陳映真揚棄現代的主義理由，暫且擱下陳映真對「揚棄」背景所做的外延詮釋，我們可以一眼看到他對「過去的自己」、對「市鎮小知

「識份子」最大的不滿在於他們明知自己身處「在一個歷史的轉形時代」，一方面「無力使自己自外於他們預見其必將頹壞的舊世界」；另一方面却「因着他們在行動上的無力和弱質，使他們不能做出任何努力，以使自己認同於他們朦朧中看見的新世界」。這種只能在困境中用苦悶煎熬自己的行動侏儒，陳映真固然爲他們找到了若干可以諒宥的「不得不」的理由，但是事實上，跳出迷圈的陳映真已確認那是不夠的。我想「試論陳映真」一文所以能認做是他對現代主義的總批判，完全在於它顯露比批判更積極、更殷切的自我以及對整個文藝前程的期許，雖然表露的過程還是相當含蓄，但是我們確實感應到陳映真期待市鎮小知識份子脫胎換骨、超越憂悵和無力感而前進，「在實踐中挺立於風雨之中，優游於浪濤間」的殷切。儘管這股殷切的本體還是十分模糊，只是籠統地寄望於文壇一些新的未來的變革，或是即將湧現的新一代年輕作家身上，然而陳映真終於停止了消極地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開始尋求肯定性的建設，無疑是從此展露了新機。

文學的外延論

文學存在的重要性如何，往往和它與外延因子的關聯成正比，臺灣文學似乎是屬於相關性比較濃重的例子。所以從現代主義的揚棄到新的文學潮流建立以前，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渾沌期。陳映真在給現代主義做總評的時候，差不多是現代主義自然式微的末期了，但實際上這時候距離新的、對現代主義有糾正作用的文學潮流出現，仍遙遙無期。不過確實令人感覺得出來，有一股求變的改革風潮已在醞釀中。衆說紛紜中，大家都試着去導引新的文學取向的空氣已經凝成。這股凝集的空氣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鄉土文學論戰出現以前，各家各派難免爲名稱和表現意象上的差異而僵持不決，但爲糾正現代主義流行以來的方向偏失、意識缺憾的主題，則非常接近。在這些紛紜中，陳映真所持的文學外延論雖然表面上比較不在純文學的範疇裏，然而從臺灣文學的特殊環境言，却又是繼承了臺灣文學的傳統批評精神。

陳映真的小說是本土作家中吸收現代主義表現技

法非常成功的少數例子之一。然而他在批判現代主義時似乎是有意忽略了現代主義在這方面的成就，他寧願從現代主義與時空環境的疏離來指責它的不真實，這樣的批評意識在他的理論真正邁向成熟期的建設前，還無法讓人掌握到他熱切地主張什麼，但是看他賣力的清除煙癮的憤怒感，我們可以感覺得出他在尋向理論確立的焦急。

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陳映真的文學論是人道主義文學的延伸，不過他不像尉天驄那麼率直地指向意識層次的人道本題上來，他熱衷於文學外延社會的討論，舉凡經濟條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之中，尤其是受美日資本強大影響力控制的經濟成長形態，陳映真認為它直接傷害、左右到我們文化的質素，密切地帶引我們的文藝走在資本強權文化的陰影中，成為附庸形態的文學。陳映真從經濟條件引伸到生存條件的討論方式，箭頭仍是指向人道的課題上來，他認為經濟條件的不自由的附庸性格直接導至了文學性格的不健全，包括對外來傷害的渾然不覺和本身認識的迷失，這些在「保釣運動」以後普遍而熱心的話題，陳映真透過文學的角度來探討，仍然是相當動人的。資本主

義強權國家藉助友誼和結盟的糖衣，有效地掌握了我們的經濟，進而扼殺了文化自生的管道，終而導至自覺能力的喪失，影響在文藝上不是渾然不覺，便是迷失。陳映真據此批判了現代主義文藝，也據此肯定了他心目中的有價值的文學。

文學外延論著眼於文學存在的現實條件的對照上，所以我們可以把陳映真很粗糙地歸類為現實文學的擁護者。他從經濟環境的探索中找到了人生生存條件與莊嚴感的必要，這是再實際不過的人道精神表現。陳映真對現實文學的擁戴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說：其一，就是他對文學外延論的堅持，他幾乎不會在評論文字中討論作品文字內部的問題，他強調「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他以三十餘年來臺灣外觀的環境解釋三十年來的臺灣文學，他把七〇年代的變化解釋為國際事務變化和工商經濟體制內部問題的大會串，雖然我們不必強求同意這樣的詮釋是唯一的闡釋途徑，但是世界上的文學抑或古典文學容或可以否認和現實的親密關係，唯獨近六十年傳統的臺灣現代文學不可以做和現實無關的詮釋。陳映真對經濟強權所帶來的意識破壞不遺餘力的譴責，實際上就是臺灣文學反帝

、反封建傳統精神的延續。他立足於現實的文學觀，無疑代表了臺灣知識份子良知的覺醒。

其二，陳映真擁護現實文學具體的行動，展現在他對黃春明、王禎和、謝里法、王拓、楊青矗、宋澤萊等人的推崇上。陳映真對黃春明、王禎和……等的推崇保留在人道精神的顯現上。他們這一代的小說家開啓了討論現實現狀的新作品題材取向，向禁忌做了低調而有效的突破。縱然文學的風暴沒有從他們的身上爆發出來，無可否認的，陳映真承認他們引導火種走向起爆點有不可磨滅的功蹟。進一步便是他特別褒揚了王拓、楊青矗、宋澤萊等人有鮮明現實色彩的文學了。雖然陳映真本人的創作還謹慎地保留不進入這麼直接尖銳的題材裏，也保留了技巧上的尊貴，但他渾然忘却自己是技巧優越的小說家，虔心地禮讚王、楊等人揭示人道精神的勇氣，這足以說明陳映真人道文學與現實文學結合的批評觀是俐落得不附加任何零搭的。

民族文學的建立

剛開始容或在摸索在試探而扮演具有殺伐氣的破壞角色，但我們從他掌握到現實文學與人道精神的結合時，可以看出陳映真的評論方向已經走向釐清而邁往建立自己理論體系的階段了，而且他這樣的漸進式的評論從他作品的本身便可以找到非常明晰的理論次序。換句話說，當我們分析過陳映真釐清階段的文字之後，我們並不難發現陳映真對臺灣文學的理想藍圖了。

雖然陳映真相信文學思潮的演變有明顯地被社會帶動的迹向，但我們仍不可忽略文學也有洞燭未來的欲望和企圖，文學並不是全然被動的。在七〇年代的現實文學抬頭以前，在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以前，陳映真多半還在專心釐清文學重建的一些意識障礙，直到論戰期間，他才公然揭櫫「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的旗幟。不過這樣的主張在陳映真絕不是偶然的興到神來，而是他文學信念的凝結，早先他已有不少形諸文字的主張透露這種信念。一方面憂慮分離主義的抬頭，一方面他不遺餘力的闡發重建民族文學的氣度胸懷。早在「試論陳映真」一文中，他便指出由於國家躍向現代化，在歷史上必然出現的「混亂、落後、苦難

「的陣痛現象掩蓋了真正的中國面貌，使得『小市民的單純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地動天搖的過程』中幻滅了、挫折了」，進則在「歷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結果產生了「孤兒」、「棄兒」意識而走向「分離主義」。當然他也坦率地指出部份大陸人由於承繼了「前近代的大華夏主義的惡遺留，也助長了分離主義的成長」。這是他自剖性的批評，甚而他曾經為這樣的迷惑反覆呈現在他早期的創作中，付出了可觀的代價，因此在他試圖為自己的文學論建立一點基礎的時候，他便有了比較具體的期待和憂慮。

從「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及「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兩篇討論鍾理和和吳濁流兩位前行代作家作品的文字中，我們深切地感應到陳映真這方面的憂慮和期待。他對早期的年輕時代的鍾理和在「夾竹桃」集中「以大儒的、嘲弄的語言」深惡痛絕中國可悲的落後和貧困至懷疑、「拒絕承認自己在民族、人種上和中國人有相同的地方。」指出這是鍾理和一代身處殖民地的知識份子的「民族認同發生了深刻的危機」，是新生代的臺灣知識份子「對前行代臺灣

文學家的再認識、再評價」前應該有的清楚認識。誠如前段所述，陳映真承認這是「近代中國分曉前極容易被誤認的假象，特別是受到重大創傷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落入分離主義的情緒，是有充分的被諒解的權利。但是陳映真在期待「新一代的」、「能進一步超越」的、「以虎嘯鷹揚的主體意識介入新興中國的建設」的知識份子，「能正確地領會鍾理和一代的挫折的經驗」，才不得不指出這羣受創心靈可能有的錯誤。

相對的，他對率先喊出「孤兒」、「庶子」名號的吳濁流，却耐心地為它形式的「粗糙」辯駁，只因為在「亞細亞的孤兒」故事的結尾，胡太明「覺悟」了，「他在壁上題寫反詩，在囁語中惡罵日本統治者和漢奸份子」，「作者終於暗示大明伴狂，避過人耳目，又偷渡中國大陸，在抗戰中國的大後方，積極為抗日民族戰爭，貢獻他的力量。」對於分離意識極為濃厚的「亞細亞的孤兒」，只因為它的結局隱約暗示了中國新生的希望就獲得陳映真無條件的推崇，我們便可以知道陳映真對民族新生跡向的希冀是多麼殷切了。

不過「民族文學」的呼籲出現則是在論戰以後的

事。在公開呼籲民族文學以前，陳映真已經對民族文學的出場做了相當多的鋪路工作，包括對現代主義毒素的揚棄、帝國主義陰影的掃除，而對現實主義以降的尋根熱和面對真實良知的理性呵護，在在顯現了他對民族文學種苗誠敬的培護之心。或許經過烽火連天的論爭之後，民族文學的面目和必要已經相當清楚地展現在新一代年輕知識份子的良知靈明上。但是誠如臺灣文學過去一段段坎坷的命運，在付諸實踐的道路上還需要「做永不疲倦的奮鬥」。不過透過這三個階段的澄清步驟，陳映真的文學理論可以說已經建立了可以自足的初步規模，雖然他很果斷地捨棄了許多對臺灣文學而言次要的問題。但做為評論家，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循序建立自己的文學陣線已是十分難能的。

做為文藝評論家難免有其不可避免的偏執，然而偏執如果是出自良知的呼喚，出自可以眺望的憧憬，偏執也值得讚美。誠如陳映真替自己的評論集所取的名字一樣，陳映真的理論體系難免保有知識人的偏見和執着，不過那是自知的無法逾越的生活侷限。好的是他有勇氣認識自己，他不藏拙，譬如他誠摯的讚美

王拓的「金水嬌」、宋澤萊的「打牛湳村」，便是他自知他們所具有的陽剛猛力是他所不能及的，因為他不能喪失知識份子的優容，正如他源自知識份子良知的堅毅一樣必然。

從七〇年代初期開始，臺灣的文藝活動面臨渾沌將開的局面，理論的建設和實際的創作分別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理論方面固然許多爭議性、論戰性的文字曾經產生過某種程度的影響力，但是堅定地尋向體系的建立的評論家終是鳳毛麟角。陳映真的出現雖然稍晚，但是短短數年間他能够堅定地執着一角，扼要地指向文藝活動的核心，開始經驗批評的先河，自有他批評上應有的地位。

陳映真評論索引

一、已出版評論集——

書名：知識人的偏執

出版社：遠行出版社小草叢刊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含：1、試論陳映真

- 2、試評「金水嬌」
 3、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
 4、日本軍閥的陰魂未散
 5、最牢固的磐石
 6、現代主義底再開發
 7、ASA·NISI·MASA
 8、超級的男性
 9、關於「劇場」的一些隨想
 10、美妙世界的追求
 11、知識人的偏執
 12、寂寞的以及溫煦的感覺

二、未集結散篇評論篇目

篇名	發表刊物	發表日期	發表期別	字數	備考
1 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	台灣文藝	一九七六、一〇	十三卷五十三期	九一〇〇字	筆名艾鄧
2 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	仙人掌雜誌	一九七七、七、一	一卷五號	一〇五〇〇	
3 「鄉土文學」的盲點	臺灣文藝	一九七七、六	革新第二期	四六〇〇	
4 臺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	夏潮	一九七七、七、一	三卷一期	一二二〇〇	謝里法「珍重！阿笠」序
5 原鄉的失落	現代文學	一九七七、八、一	復刊第一期	八六〇〇	試評夾竹桃
6 關懷的人生觀	小說新潮	一九七七、一〇	第二期	三八〇〇	
7 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	中華雜誌	一九七七、一〇	一七一期	三六〇〇	
8 楊青矗文學的道德基礎	臺灣文藝	一九七八、六	革新第六期	六〇〇〇	
9 現實主義藝術的新希望	詩潮	一九七八、九	第三集	一七〇〇〇	試評宋澤萊
10 變貌中的臺灣農村	民衆副刊	一九七八、九			的打牛滿村